

ER TONG



WEN XUE

儿童文学

®

· 1 9 6 3 年 创 刊 ·



总第 339 期

2006 7



作家专栏

黄春华1997年以一篇《玫瑰使者》与读者见面的时候，还是个陌生的面孔。可是，短短几年，他的作品令人惊喜。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短篇，如《爸爸的左眼》、《心灵的眼睛》等等。特别是两部中篇《杨梅》和《一滴泪珠掰两瓣》的连载，让读者真正认识了他。去年他还在我刊的“小说擂台赛”和“精短小说大赛”上双双获奖，是我刊极具人气的作家。

成长的快乐和痛苦，
都将成为你一生的财富！
黄春华

黄春华

HUANGCHUNHUA





一本书，一辈子

◎黄春华

读书无数，然而，真正能影响人一生的，也许就那么一本而已。

对我来说，《红楼梦》就是那样一本书。最早看到的是越剧版的露天电影，黛玉焚帕的时候，电影场上漫天的雪花满地的白，我夹在人缝里看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，哭得绝不比黛玉逊色。那年我大约七岁。

初中毕业，我考上了县重点中学，离开乡村来到县城，开始了我的住读生涯。那时，我每月的生活费大约在五元左右。

然而，有一天，我不得不伸手向父母索要一笔“巨款”。那天我在县城唯一的书店里意外地发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红楼梦》，暗红色封面，一套三本，一共十五块钱。

第二天，我来到书店，售货员却说书已经被别人买走了。

上大学之后，听人说学校有个图书馆，看书不要钱。我简直喜疯了，进去就找《红楼梦》。这一找不要紧，我发现整整一个书架上都是与《红楼梦》有关的书，除了不同出版社的几种版本，还有相关的注解、考证、评论等等。

回想起来，大学四年我就读了《红楼梦》这一本小说，反反复复地读，断断续续地读，读完小说看评论，看完评论再读小说，就这样读了个天昏地暗物我两忘。有时候，我躺在床上手里抱着《红楼梦》流泪，有时候，我坐在教室桌上摊着《红楼梦》流泪。我不知道《红楼梦》赚了我多少眼泪。事隔十几年，我仍能记得史香云在离开贾府的时候，把贾宝玉拉到一边悄悄告诉他，别忘了提醒老祖宗唤她回来耍。这类很平淡的事情，却能让我心痛得流泪。

最后一次接触《红楼梦》是大学毕业了，我在一个小书摊上发现一套很别致的《红楼梦三家评本》，字数是我所见的版本中最全的，于是，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。我终于拥有了一套自己的《红楼梦》，然而，我再也没有去读过它。我把它藏在书箱的最底层，然后提笔准备写出一些像模像样的东西，赚取世间如我者的眼泪。

数十载过去，我常常會想起那个露天电影场上的少年，他站在雪地里，被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女子的身世打动，女子在为逝去的爱情焚烧手帕，他却在不知爱情为何物的时候，悲天悯人地哭起来。我想，那个少年是值得我尊敬的。我多想让他回到我的身边！



主管单位○Attached to:

共青团中央

主办、出版单位○Publish: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编辑○Editor:

《儿童文学》编辑部

印刷○Printing:

安阳市华豫印刷厂

顾问○Counselor:

华君武 袁鹰

主编○Editor-in-chief:

徐德霞

编委○Executive Editor:

王一地 庄之明 刘心武 束沛德

徐德霞 吴泰昌 柯岩 樊发稼

曹文轩 康文信 闫振国 崔道怡

海 飞

艺术总监○Art Director:

吴本泓

美术编辑○Art Editor:

贾 卜

发行部主任○Circulation Director:

殷利伟

总发行处: 全国各地邮局

订购处: 全国各地邮政局

国外总发行: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

出版日期: 每月五日

本刊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北里5号楼

《儿童文学》杂志社 100028

热线电话: (010)84519806

84514228 84514511

发行电话: (010)64257014

电子信箱: etwx@263.net

《儿童文学》网站: www.etwx.com.cn

中少网站: www.ccpgg.com.cn

文学佳作

WENXUEJIAZUO

005 秋弦

秦莹亮

016 心弦上的咏叹调

(赏析)

刘霁爽

第三届中篇

小说擂台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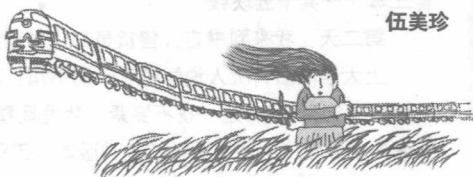
DISANJIEZHONGPIANXIAOSHUOLEITAI

018 灵魂草场之旅

常新港

050 蓝小鱼很想当女巫(上)

伍美珍



小说一族

XIAOSHUOYIZU

069 沉甸甸的学费

尹元钧

散文

SANWEN

073 寿弟之死

严文井

080 耳卓

魏 强



幻想文学
HUANXIANGWENXUE

- 085 拉拉城的口香糖 李 浩
095 好猫爱德 李丽萍



青春纪实
QINGCHUNJISHI

- 104 沈文裕：声震世界钢琴界的中国天才 陈 新

诗路花雨
SHILUHUA YU

- 115 明媚一回（组诗） 薛卫民
118 青春雨（二首） 王忠范
120 在雨中（外一首） 雅 歌
121 牵牛花 崔国发
122 海上随想 王 玉

异域文学
YIYUWENXUE

- 123 炖煮美梦的锅
[日] 茂市久美子（著） 飘飘（译）
131 岂止是幸运
[美] 斯各特·克内达（著） 陈 明（译）



网络传真
WANGLUOCHUANZHEN

- 135 提拉米苏，请你带我走 颜色色



你课外阅读的好伙伴!

NIKEWAIYUEDUDEHAOHUOBAN

文学新苗

WENXUEXINMIA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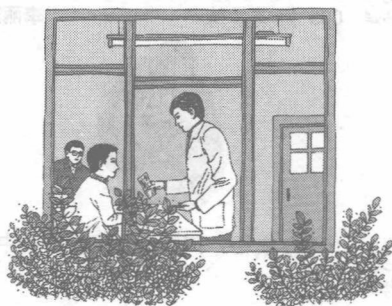
校园故事擂台赛

144 相交的平行线

郭倩

149 红枫火炬

黎丰



双语故事

SHUANGYUGUSHI

156 聪明人的辩论

张宇澜(译)

三地书

SANDISHU

159 我爱《儿童文学》

张恬瑜

160 《儿童文学·选萃》第7期精彩预告

本刊

朗

本刊刊载的所有内容,包括(但不限于)文章、图片、标识、版式设计等均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和其他相关法律的保护。

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被认为主动承认其稿件系作者本人原创,无抄袭行为,并不包含任何与现行法律相抵触的内容。

作者投至本刊的稿件一经采用,即视为作者同意授予本刊不少于两年该作品的专有使用权,包括(但不限于)该作品的复制权、发行权、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,其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,并授权本刊在上述权利受到侵害时向侵权人采取法律措施。在此期间,任何单位和个人如需转载,需与本刊联系。联系电话:(010)84514228

如发现杂志的装订有问题,出现破损、漏页等现象,请将杂志寄回:(100028)北京朝阳区左家庄北里5号楼《儿童文学》杂志社,我们将免费给您更换。

《儿童文学》编辑部





秋弦

◎秦莹亮

着城郊的小房子里。

这一区很偏僻，住在附近的同学，可以说是一个也没有。虽然从春到秋，都能听到布谷、百灵的啼鸣和池塘的蛙声，还有各种鸣虫的夜吟，毕竟还是个荒凉的地方。

陪伴着阿薰的，除了妈妈，就只有去世的爸爸留下来的大手风琴。妈妈总是严格地督促着阿薰练习。但是，整天拉琴，阿薰也有点厌倦了。

“小薰，今天又没有练琴吧？”是妈妈在隔壁的房间里问了。

真是乏味啊……阿薰想道。

“我去散散心，一会儿再练。”对屋里这样说了一声，阿

窗外的小园里，南瓜架上，垂下了明亮的黄花。

这是寂寞的初秋的黄昏。

阿薰坐在窗前，膝上放着沉重的手风琴。

房间一角的钟，静静地走着。

“唉……”叹了一口气，阿薰把手风琴的皮带，轻轻地拉开了了一点。

于是，风箱里发出了“嗡……”像风的叹息一样悠长的声音。

阿薰和妈妈，住在快要挨



薰就走到了院子里。

年年，妈妈总要种一架南瓜。瓜架还是爸爸在世的时候搭起来的。成熟的南瓜，摘下来掏空瓜瓢，刻上图案，过节的时候点上蜡烛，是非常漂亮的南瓜灯。

小园的天空特别蓝，阿薰暂时忘了自己的心思，入神地看着南瓜架上到处开着的，圆形的金黄花朵。南瓜的根，在黑暗的土壤里听到了什么样的声音，才结出了这好像在无声地吹奏的花朵呢？在那伸得到处都是的绿藤上，花朵也在接收着许多秘密的、看不见的讯息吧？

看了看，四下里没有人。“喂喂。”像打电话那样，阿薰轻轻地捏住了藤上的一朵南瓜花，把它放在耳边，“有人在吗？”

像小时候做游戏一样地问着，阿薰快活起来了。瓜叶在风里刷拉刷拉地响着。花蕊深处，浮起了很淡很甜的花粉味道。

“我是阿薰，我很寂寞。如果有人听到，请给我打电话吧。”松开手，花儿摇摆着回到原处，阿薰又拿起它，清清嗓子，“刚才忘了补充一点，我想

结识爱好音乐、会演奏乐器的朋友啊。”阿薰像参加电台的交友节目般认真地说道。

她根本没有想到，后来发生的奇异的事情。

一个黄昏，房间的角落里，电话铃丁零零地响了。

阿薰“喂”地拿起了听筒。刹那之间——

话筒中充满了浑圆而震颤的共鸣。就像在剧场的穹顶下回旋的盛大旋律，也像几十把黄金圆号一起吹响的声音。一阵奇怪的电流，从耳朵传遍了全身。那是阿薰前所未有的感觉。

然后，像开始时一样突然地，所有的金号戛然而止。线路上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。在宁静中，响起了一个少年清越的嗓音：“阿薰小姐吗？”

“是，是的。”阿薰的心，扑通扑通地跳着。这会是谁呢？

“在南瓜花里，听到了你的留言，希望能够认识你。”少年这样说。

南瓜花！

一瞬间，阿薰有些头晕目眩起来。她连自己曾经对南瓜花说



过话的事都怀疑起来了。那天和现在，其中肯定有一个时候是在做梦吧。

但是那边，少年千真万确地说着：“我想请阿薰小姐听一下我的演奏。”

不等阿薰回答，少年好像已经把话筒放在一边，拿起乐器了。

阿薰屏息等待着。

刚开始，是忽高忽低，调弦的声音。然后，传来了如同那少年的声音般，清越而悠长的琴声。这是由沉厚的G弦和晶亮的E弦交织而成的田园乐曲。

在少年从容不迫的演奏里，阿薰仿佛看到了在秋天的月光下变幻的田野，看到了草原上的星星、微雨般的白露，渐渐地，似乎还聆听到了草丛里“唧唧”的机杼声和“吱吱”的虫声。

仅仅用两根弦，就奏出了这样美妙的琴声……这是阿薰连想也想不到的事。

在袅袅的余音里，少年说话了：“阿薰小姐，我很爱好音乐……我们能成为朋友吗？”

阿薰不由自主地，“嗯”地点了点头。

“那，我非常高兴。下次我再打电话来。”少年彬彬有礼地向阿薰道别。

那以后的几天里，无论吃饭也好、睡觉也好、练琴也好，阿薰总是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件事。到底是不是梦呢？真是说不好。

而且，不可思议的是，自从在电话里听过少年的演奏，阿薰的耳朵变得特别灵敏了，简直像是用薄薄的白银打造成的。从前没有留意过的声音，一下都变得



格外清晰了。像静夜里，窗下高高低低的虫声啊；从远方吹来的秋风，路过小园的脚步声啊；蓝天里，偶然传来的大雁的一声长鸣啊……城郊寂寞的秋天，变得充满了各种细碎的声音。

又是一个黄昏。

话筒里再次传来了那圆润而廓大的、黄金音色的共鸣。

“不是梦，不是梦。”阿薰的心里，忽然就充满了喜悦。

渐渐地，阿薰不仅仅想在电话里听少年拉琴了。能演奏这么美妙的音乐的人，是什么样的呢？

“我……很想看见你的样子呢。”阿薰这样说了。

“那，请让我特别准备一下。”少年和阿薰约定了见面的时间。

也是黄昏，一个陌生的少年，站在阿薰家的院子里了。他穿着玉绿色的毛衣，细高的个儿，看上去，比阿薰年纪大些。

看见他的时候，阿薰心里猛然涌出奇妙的感觉来。

少年那腼腆地站着的一动

也不动的身姿，不知怎么，就像跟小园中的树影和藤花结成了一体似的。那看上去特别纤细的身材和苍白的脸色，也仿佛就是秋天的一部分。

看见阿薰，少年垂下了含着露珠一样分外晶莹的眼睛，微笑了。

少年的琴，是阿薰没有见过的奇怪的乐器。看上去，样子非常简单。上面果然只绷着一粗一细两根亮晶晶的琴弦。少年总是非常爱惜地把它抱在怀里，一刻也不分离。

阿薰伸出手，轻轻地拨了一下琴弦。

“哟唧。”弦上发出了清越得近于悲戚的声音。像冰冷的水滴在心上，让人悚然感到了身边的秋气。

“这，就是秋天的声音。”少年注视着阿薰说。

就这样，少年和阿薰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。但少年从来不讲关于自己的事情，也不说自己家在哪里。

“我的电话和阿薰小姐用的不一样。所以，就由我来和你联



系吧。”

阿薰怎么也想不通：“唉，难道真的是用南瓜的花做电话吗？”

“对啊。就像阿薰小姐家，园子里的这种南瓜花。”少年微笑着回答，“老式的留声机上，不是也有铜做的喇叭花吗？是很平常的事情啊。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你的电话里，有奇怪的共鸣般的声音呢？”

“嗯，是因为藤上的花朵太多了。线路一通上电，所有的花全被接通了，那就是你听到的声音。”

这真是美丽的说法。阿薰开心地笑了。

“我说的，可是真的呀。”少年亮晶晶的眼睛也笑了。

秋色一天比一天深了。

城郊的树叶，染成了金色，又片片飘落下来。

不知怎么，阿薰觉得，少年也像秋天的树一样，不断地落下了看不见的叶子，变得越来越纤细。只有眼睛，还像草上的露水一样晶莹。

“阿薰……为什么我很少听

到你拉手风琴呢？”一天，少年这样说。

听到这句话，阿薰马上垂下了眼帘。

“是不愿意为我演奏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的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其实，我不是因为特别喜欢才拉手风琴的。”阿薰沉思着说。

跟少年并肩坐在树下，她讲了自己和手风琴的故事。

是6岁那年，妈妈买回了一架小小的，有8个贝司的红色木制手风琴。

“妈妈，快给我玩儿。”阿薰睁大了眼睛，用手摸着光滑的琴身。

“嗯……”

不知怎么，妈妈并不马上把琴给阿薰。她好像在想着什么，神情有些哀伤。

“小薰，你能好好地学吗？能把它作为终身爱好的乐器，一直弹奏下去吗？”

虽然不明白妈妈的意思，阿薰还是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“那么，像这样……”妈妈



把琴放在了阿薰面前。

“左手拉风箱，右手按键。”

于是，阿薰把小小的手风琴抱在怀里，拉出了又暖和又热烈的声浪。

就这样，妈妈请来了演奏手风琴的老师，教授起阿薰拉琴来了。

每当老师称赞阿薰的进步，坐在一旁的妈妈的目光，就会变得特别柔和，轻轻地说：“是啊，就像她的爸爸啊。”

对于在自己两岁的时候去世的爸爸，阿薰是完全没有记忆了。只听妈妈说，爸爸是个身材高大，特别善良和蔼的人。

“你爸爸生前最喜欢的乐器，就是手风琴。”妈妈放下手里的活儿，告诉阿薰。

“从前，你爸爸常常一连拉上几个小时。沉醉在琴声里，即使有什么伤心事，听着听着，心情就舒展了，高兴起来了……”

“夏天的夜晚，南瓜架下飞满了萤火虫，草丛里也有蚰蚰在鸣叫。你爸爸坐在园子里拉手风琴，真是说不出的动听啊。”妈妈神往的样子，好像还能听到当时的琴声。

终于，阿薰13岁生日的时候，妈妈打开了壁柜，取出了大大的、有120个贝司的黑色手风琴。

“阿薰，我把你爸爸的手风琴，交给你了。”妈妈的神情特别郑重。

“要像爸爸一样的珍惜它，喜欢它啊。”

一年年过去，阿薰长成了一个身材娇小，头发长长的少女。别人说，也许是缺少父爱的缘故，阿薰这孩子的气质有些奇怪。

她也说不清，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手风琴的了。日复一日地弹奏这样笨重、音色复杂的东西，就像指挥一头巨大的熊起舞那样。怎么也有点……

“爸爸，是个身材高大，愉快、和蔼的人啊。手风琴这种乐器，就是为爸爸这样的人而存在的吧……”阿薰想道。

而阿薰觉得，不管什么乐器，总比手风琴更合自己心意。

每当站在花架下，看花铃在春风里摇动，或者穿着木屐在初夏的田野上奔跑时，阿薰都希望，自己的乐器是更轻巧、





更敏感的东西。连蝴蝶落上都会发声的小提琴、金铃儿一样的木琴……哪怕是特别清脆的响板也好啊。

然而，不拉手风琴，妈妈会伤心的吧……

“我真羡慕你，有像是跟自己合而为一的乐器……”阿薰向少年吐露了自己的心事。

少年抱着膝头，静静地听着。然后，他忽然问：“能让我拉一下你的琴吗？”

“啊，可以，可以的。”

阿薰跑回家，拿来了爸爸留给自己的手风琴。“这，不是我擅长的乐器啊。”

少年抱起了手风琴，闭上眼睛，用纤长的手指，依次触摸着琴键，默默地笑了。然后，不可思议地，像秋日辽阔平原般的曲子，低沉却又明亮地响起来了。在绵绵的平原上，在风吹秋草的旋律里，一颗颗珍珠似的音符，此起彼伏地隐现着。

阿薰听得呆住了。

她的手风琴，在少年手里，竟奏出了古钢琴那象牙颗粒一般的声音。

“小薰，你的爸爸，喜欢这种乐器，一定是个胸怀非常宽广的男子汉啊……”少年垂下头，一缕细长柔软的、丝穗般的头发，遮住了他的眼睛，“我能够感觉到，这乐器原来的主人，留下的温暖的指法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阿薰跪坐在少年面前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。

“小薰，我猜，你的妈妈不是只想看到你像爸爸一样拉手风琴，她是希望你继承爸爸那种明朗、喜悦的心情，不管是用什么样的乐器来演奏也好……像我，我是即使只能活上短暂的时光，也要把心里的歌，全部唱出来的啊。”少年抬起眼睛，注视着阿薰说。

看着少年那亮晶晶的眼睛，和苍白得几乎透明的脸色，蓦地，有种感觉涌上阿薰的心头，也许，他的生命真的是不长久的……特别凄婉的心情，笼罩了阿薰。

不知为什么，那次见面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了少年的音信。

秋意愈来愈浓了。

这个奇异的少年，会不会





如同忽然出现一样，也忽然消失了呢？

“现在，他在哪里呢……”
阿薰闷闷不乐地拉着手风琴。

“真奇怪啊。”在小园里整理花草的妈妈，回头对阿薰说，“已经是秋天了，可南瓜花还满满地开着，一个南瓜也没结成……”

“今年没有南瓜灯了……”
阿薰想道。

像是过了许许多多日子。一个正午，少年来找阿薰了。

太阳地里，看着少年晶莹的、含着露珠一样的眼睛，阿薰要问的话，一句也问不出来。

“阿薰小姐，和我去听一场音乐会好吗？”少年今天的神情，怎么看也觉得和以往不太一样。

两个人先是乘了几站电车，又向东南方走了好一会儿。路边的景色，越来越荒凉了。

“走这么远的路，我们要听的是什么呢？”阿薰擦着汗问。

“是如果有一天，我不在你身边了，你还能够记得的音乐……”少年望着远方，静静地答道。

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那是看上去像海一样，被整个夏天的骄阳晒得发黄的原野。

在空寂无人的地方，少年让自己听的音乐是什么呢？

不停地走啊走啊，一直走进原野深处……阿薰明白了。

在田野中心，像鼎沸的合唱一样，交织着密铃般的清响。那是潜伏在草丛中，金铃子、纺织娘、螽斯等，各种各样的数不清的昆虫的鸣叫，合成了无边无际的秋声。



静静地聆听着有几千重波澜、几千种颜色的合唱，阿薰想起了少年那美丽的琴声。

“秋分了。这是今年最后的虫鸣。过了今晚，它们就会纷纷死去。从春到夏，一次次的羽蜕，然后，一直唱到秋天白露降下……”

“所以，秋天的声音，就是告别的声音。”少年这样说道。

“以前，你常常来这里吗？”阿薰问。

“我没有来过，但是我知道，东南的方向，一定有这样的一片原野……”

背靠背地坐在原野中，在虫声的交响里，阿薰闭上了眼睛。渐渐地，倦意涌了上来，她睡着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。脸上的阳光，似乎不那么温暖了。迎面吹来的风里，夹杂着微微潮湿的雨意。

田野里的虫声没有了，四下寂静得出奇。

“阿薰，阿薰。”叫醒她的，是少年温柔而焦急的声音。

“快走吧，大雨要来了。”

阿薰张开了眼睛。

顺着少年手指的方向，阿薰隐隐看见，西北天空中，有一团团的乌云，正朝这个方向疾驰而来。

少年的脸色，苍白得怕人。“我们赶快回家。”

还没有完全跑出田野，乌云就已经沉沉地垂在头顶上了。天和地连成了一片灰色，紧接着，从云层里倾泻下了又急又密的雨点，瞬间就打湿了少年玉绿色的衣衫。

“来，跟我来。”在白茫茫的大雨中，少年拉着阿薰奔跑着。

急雨打得阿薰睁不开眼睛，她完全辨不清方向，就那样跟着少年，跑向不知是哪里的地方。

跑着跑着，阿薰有了奇怪的感觉。拉着少年的手，好像是拉着一只巨大的风筝，被一种向上的力量牵着，身子越来越轻，飘浮起来了。在雨幕中，她模模糊糊地看见，身边的少年，背上伸展出了两扇长而薄的、绿纱般的翅膀，飞了起来。

“这是真的吗……”阿薰想。

“别怕……”这是少年在喊，“现在风速很快，我们乘着风回





去……”

然后，阿薰就完全离开地面了。在耳边呼呼刮过的风声里，她像一张轻轻的纸片一样，拉着少年的手，一个劲儿地向前飞去，飞去。

飞了许久许久，前面出现了像森林一样，大片大片的绿影。少年拉着阿薰，在绿影里慢慢地降落下来了。

雨声一下子小了。

“这是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头昏眼花的阿薰，喘着气向上望去。

雨中，参天的粗壮巨竹，搭成了望不到顶的高架，上面盘旋着数不清的绿藤和卷曲的蔓须，还有遮住了天空的，如同一片片碧绿屋顶的巨大瓜叶。

浑身湿透了的少年和阿薰，躲在一片宽阔的绿叶下。大雨打在绿叶边缘，吧嗒，吧嗒，滴下了晶莹的大水珠。身边，一朵朵硕大的、金号般的黄花，醒目地开着。

“这，就是我的家……”少年在身边说。

那天，冒着大雨下班回家

的妈妈，看见了浑身湿淋淋的阿薰伏在小园的石桌椅上，一动也不动，像睡着了一样。

“哎呀，这孩子……”妈妈大吃了一惊，“这么大的雨，怎么坐在这儿……出什么事啦？”

阿薰慢慢地抬起头来，睁开眼睛，像是不认识似的，看着头顶和身边的绿叶。

“妈妈……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，这是南瓜架啊，小薰，你这是怎么啦……”

因为淋雨，阿薰发起了高烧。

在那个风雨之夜，生病的阿薰窗前，响起了清越的琴声。

阿薰张开了眼睛：“妈妈，你听啊，听那琴声……”

妈妈紧紧地抱着阿薰：“哪里有什么琴声啊，那是秋虫的叫声，小薰你在生病，不要乱动……”

阿薰一次次挣扎着想起身，但是，都被妈妈按住了：“不能出去，你在发烧。”

窗外的琴声，就近在咫尺。那是温柔的、诀别的琴声。阿薰的眼泪，止不住地掉了下来。





“让我去见他一面……”

然而，风雨中的琴曲却并不哀愁，在明亮的告别声中，柔和的行板渐渐升高，久久回荡的旋律，就像许下了一个明年春天的诺言。

被琴声抚慰着，哭累了的阿薰，一点点沉入了睡梦中。

阿薰病愈的那天，是深秋爽朗的一天。

她披着衣服，呆呆地坐在窗前，仰望着如洗的蓝天。病中听到的旋律，还萦绕在耳边。

是梦吗？是幻觉吗？……

看着高而蓝的天空，阿薰越来越清楚地知道，以后，再也见不到那个少年了——

在窗台上，阿薰发现了一只死去的秋虫，那是一只玉绿

色的纺织娘。它那纤长的身体，匍匐在窗沿，淋湿过的绿纱翅膀紧紧地贴在身上。丝穗般的触须已经完全松弛开来了。

阿薰轻轻地拿起它，合拢了掌心，在耳边倾听了很久很久。再也没有一丝琴声了。纺织娘静静地长眠着。

小园里，从夏到秋满架盛放的南瓜花，在一夜之间都已经凋谢了。苍绿的藤上，挂着一朵朵枯萎了的黄花。今后，再也不会再有在花藤上打来的黄金圆号一般的电话了吧。

阿薰把纺织娘埋在了南瓜架下。

在心中，她久久地为少年演奏着一曲秋天的歌。

插图：安玉民 责编：木马



作者简介

ZUOZHEJIANJIE

秦萤亮，女，1979年生于北国。有小说诗歌随笔等散见报章。一度致力于旧体诗词，从2005年起尝试童话创作。回归童话，就像在人世的迢迢风尘里，回到清溪源头。

